



新刊舉業明儒論宗卷之四

毗陵方山薛應旂

批點

序類

壽方矯亭先生序畧

陳琛

此篇言以矯致壽發揮矯字最佳其間雖似矯揉亦是一種至理可佳可佳

夫天下之理莫非自然矯則逆而不順其自然不順自然

而何以云壽以其順非所順故矯而逆之使順也忠臣愛



君屢進逆耳之言而良醫治病亦曷嘗專用夫適口之藥
然則有意於長生久視者其可不知所以自矯也哉是故

挽回高古而挽起夫八代之衰者韓昌黎氏之矯也而文

光萬丈將與日月齊明變化氣質而全備夫四氣之和者

呂東萊氏之矯也而道脉無窮直與天地同久古人善矯

此一段不以年齒論

而求其壽也類若此至若王氏介甫亦竊知夫壽之出於

矯也而不善矯焉以祖宗法度為弊政而矯之使新以諸

賢節行為流俗而矯之使古然而至今之人猶知有王介

甫或識笑而怒罵之者將久久而未衰是亦不善矯而亦

亦自說得新奇

壽也今觀吾矯亭先生以涵養溫厚之氣出其俊偉雅健

之文而施其平易愷悌之政至於時世風流習俗好尚固

不苟與之同亦未嘗槩指以為流俗而必與之異是蓋深

得夫矯之之善而於其不善矯而亦壽者固所不屑為矣

作貽得亦精

雖然能矯固得遐齡善矯亦須勇力世固有能自克於未

壽之先而改移於既善之日者以壯老異力也始而克終

老而益壯如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

六十而六十化。衛武公年九十五而猶日誦抑詩以自警。結繳高出人頭地絕妙是又壽而能矯者也。夫其善矯而獲壽者，可以為先生今日之頌其既壽而能矯者，又可以為先生他日之勉。不知先生以為何如。

同年序齒錄序

王廷相

此篇序同年序齒引七十子於聖人之域見高識遠其文之至妙至妙者乎

華陽荀生自箴借同年友七十人請於浚川子曰吾儕錄於主司有同年之雅矣欲序齒以明義顧因先生教之浚川子曰嘻同者合乎異者也年者際乎時者也序者所以崇義也齒者所以示倫也是故同以聚類年以嘉會義以明道倫以正衆君子之於友道無不穀矣詩曰神之聽之

已上數句意



原件短缺

P4

終和且平此之謂也。嘗觀君子於同舉矣。近則敦其契遠。則悵其睽。進則飭其譽。退則明其絀。困抑則引之。患難則拯之。其畔義。戾道者。恒鮮夫。異其邑里。而偶際其會。非有締交久要之信也。而終始乃不相忘焉。非人心之禮義出於自然之天乎哉。風教之所由來遠矣。雖然。惇惇孜孜。相勸于道義之正。斯上達之士。不徒辯於情好之私也。是故明于道者。志脩。蕪于德者。行潔。達于藝者。才富。練于事者。政立。其有慕者。其可以相師者也。其有悔者。其可以相戒之極也。詩曰。民之訛言。亦孔之將。我之獨兮。憂心京京。此之謂也。諸生其圖之。

先生之文如行云流水不傾心而自高於世其

石龍集序

先生之文如行雲流水不煩心思而自高於世其

石龍集序

王廷相

此篇言有意為文者其文塞無意為文者其文至
先生之文如行雲流水不煩心思而自高於世其
無意於文而文之至者與

浚川子曰余讀石龍集知黃子學有三尚而為文之妙不
與存焉何謂三尚明道稽政志在天下是也明道而不切
于政則空寂而無實用稽政而不本于道則陋劣而非經
術不足以道天下之情亦不足以協萬物之宜其為志也

得其徧隅而迷其綜括欲周天下之變難矣故君子不之

第一段

尚黃子之學則異于是自其見于集者言之有義命之順

適有天人契合有良知之求有功利之祛有無欲之澄

靜有養心之澹泊有慎獨克己之造有精一執中之純如

第二段

弄之照的扁之照疾謂于道有不明乎哉其論治也提紀

綱達經樞弘禮樂酌刑賞覈治忽計安危嚴君子小人之

辨契卹民弭亂之術無不中其幾宜而準其劑量謂于政

第三段

有不稽乎哉天道明則仁義由德性成學術正風教端矣

政稽則皇極建治化流民物遂社稷奠矣學具乎此得特

而行必舉海宇而覆冒之非志存于天下萬物者能之乎

由是觀之殆于聖賢之所立幾矣良以先生忠信誠確之

心若天性之自然宗社生民之念將至死而後已故其見

諸文者非道德之發越必政事之會通矣夫今之人刻意

模古修辭非不美也文華而義劣言大而茂實道德政事

寡所涉獵將于世奚益謂不有歉于斯文也哉嗟乎有意

于為文者志專于文雖裁製衍麗而其氣常塞組繪雕刻

之跡。君子病之矣。無意于為文者。志專于道。雖平易踈淡。而其理常暢。雲之以化。湍之噴激。皆無定象。可以執索。其文之至矣乎。黃子之文。當以無意求之可也。故曰。學有三尚。而為文之妙。不與存焉。

講學錄序

王冀

字字如精金。句句如美玉。雖婦人。穉子。皆知其為至寶。

東石子曰。講學者。講乎其所以當學也。所當學者。學乎所以為人也。學乎所以為人者。學乎所以為人之心也。學乎所以為人之心者。學乎天地之所以為心也。天地之心理。而已矣。天地以理之。全命之人之心。人得天地之心。以為心。是心也。固人之所同有也。學則盡。不學則不盡。人能學焉。

理字最難

以盡其心則與天地之所以為心者相為流通矣。與天地之心相為流通則所以參天地而為三才者皆舉之矣。是故所以為人者盡矣。所以為學者盡矣。斯學也。心學也。天人合一之學也。聖人與我所共之學也。古今天下之人之所共之學也。如之何其可以不講也。講之如何學之而已矣。否則雖講亦奚以為。此予所以講學上之意也。此所以錄之以貽天下之同志也。

陽明先生存稿序畧

黃綰

此篇實理充足文勢雄偉以斯文與陽明集並傳於世亦彌情矣

古人之文實理而已。理散兩間。韞諸人心。無迹可見。必俟言行而彰。言行人之樞機。君子慎之而實理形焉。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此其載籍之初。文之權輿乎。故文之為用以之撰天地而天地為昭。以之體萬物而萬物為備。以之明人紀而人紀為明。以之闡鬼神而鬼神為顯。以之理

庶民而庶民為從以之考三王而三王為歸以之俟後聖
而後聖為存所以經緯天地肇率人紀網維萬物探索陰
陽統貫古今變通幽明而不可廢者也陽明先生夙負豪
傑之資始隨世俗學文出入世儒老釋之間中更窺謫流
離之變乃篤志為學久之深有省于孟子良知之說大學
親民之旨反身而求於道克乎其自得也故其發於言行
也日見其宏廓深潛中和信直無少偏矣故其見於文也
亦日見其浩博淵邃清明精切皆足以達其志而

告之君父或質之朋友或迪之門生或施之政事或試之
軍旅以至登臨之地燕處之時雖一警一效之微亦無徒
而非實理之形由此不息造其精以極于誠是故其用之
也天地可以經緯人紀可以肇率萬物可以網維陰陽可
以探索古今可以統貫幽明可以變通惜乎天不勅遺不
獲盡見行事大被斯世其僅存者唯文錄傳君錄君夷集
而已其餘或散亡及傳寫訛錯撫卷泫然豈勝斯文之慨

傳書錄序

南大吉

此文道理著詞無窒塞如若室錦屏綉玩器列陳
翹首縱觀炫心耀目

天地之間道而已矣道也者人物之所由以生者也是故
天之生也得其秀而最靈以言乎性則中矣以言乎情則
和矣以言乎萬物則備矣由聖人至于塗人一也故曰人
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又曰致
天地之位焉萬物育焉是故古者大道之明于天下也

天下之人相忘道化之中而無復所謂邪慝者焉。率性以由之脩道以誠之。皞皞乎而不知為之者。是故大順之所積也。以天則不愛其道也。以地則不愛其實也。以人則不愛其情也。以物則不愛其靈也。聖人于此。夫何言哉。恭已無為而已矣。至其後也。道不明於天下。天下之人相交於物化之中。而和慝興焉。失其性而不知求。舍其道而不知脩。斯人也。日入于禽獸之歸。而莫之知也。是故萬物弗齊。而天地弗宮矣。聖人生而知道者也。賢人學而知道者也。

其視天地萬物無一而非我。而斯人之不知道也。若已推而入之。鳥獸之群也。理有所不可隱。心有所不容。忍惡容已於言哉。故孟子曰。子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故夫聖賢之言。將以明斯道而示諸人。使天下之人曉然知道之在是。而庶民興焉。庶民興則和慝息。邪慝息則萬物序。而天地官矣。夫然後聖賢之心始安。而其言始已。也是故其言也。求其是則已矣。非以為聞見之高也。求其明則已矣。非以為門戶之高也。而後之為聖賢之學者。其初也。執聞見

以自是而不知聖人之所以是者天下之公是也立門戶
以自明而不知聖人之所以明者天下之同明也故其後
也言愈多而愈支支則不可行矣門愈高而愈小小則不
可通矣皆意也巳也勝心為之也而世之號為豪傑者方
皆溺於其中而莫之知也其亦可哀也巳矣夫天之命于
我而我之具于心者自有真是真非至明而不容有諉者
也故天下之言道者至不一也苟以平心觀之易氣元之
則其是是非非自不能道吾心之真知也夫惟聞

于木觀之前而門戶又高於既玩之際則其言雖是也蔽
于聞見之私而不知其是指雖明也隔於門戶之異而不
通其明道之不明于天下治之所以不能追復前古者其
所由來遠矣是錄也門弟子錄陽明先生問答之辭討論
之書而刻以示諸天下者也言也從遊宮墻之下其于是
錄也朝觀而夕玩口誦而心求蓋亦自信之篤而竊見夫
所謂道者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
而無朝夕人心之所同然者也命逢吉弟重校刊之以傳

天下天下之于是錄也。但勿以聞見牴之而平心以觀其
意。勿以門戶隔之而易氣以玩其辭。勿以錄求錄也。而以
我求錄也。則吾心之本體自見。而凡斯錄之言皆其心之
所固有。而無復可疑者矣。則夫大道之明于天下。而天下
之所以平者。將亦可恃也已。

重刊齒錄序

汪文盛

此篇言序齒錄為厚道以立教。反覆詳明數百
餘言。滾滾不竭。如巨海洪波。可望而不可測也。

嘉靖戊子楚鄉得舉人最多。既齒之錄矣。乃乙未春會于
京師。重錄之。加詳焉。可以世世講矣。有祖補不敢辱親也。
有昆弟不敢辱家也。有朋友不敢辱人也不辱其親。是曰
成親不辱其家是曰成家不辱其身。是曰成身不辱其人。
是曰成人是錄之詳也。厚之道也。所以立教也。是故人道

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睦族睦族故宗
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
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
刑禮俗刑然後樂是錄之詳也厚之道也所以立教也故
禮不過物則有敬動不過則則有讓立不過方則有
行不過軌則有第夫事有小而關之大者以其本立也
理有近而推之遠者以其始端也法有疎而聯之親者以
禮嚴也勢有輕而泚之重者以其分定也夫本莫大乎

禮始莫切于明倫體莫先于一情分莫過於協義是故
禮其禮使不離然後敬生焉敦其倫使不乖然後讓生焉
制其情使不流然後順生焉達其義使不戾然後弟生焉
天子有善推德于天諸侯有善歸於天子大夫有善薦于
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爵祿慶賞成諸宗
廟蓋懼夫人之無敬也室則有與阼無與阼則亂于堂上
也席則有上下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則有左右無左
右則亂于車也行則有隨無隨則亂於塗也立則有序無

序則亂於位也。蓋懼夫人之無讓也。朝廷同爵則尚齒。鄉黨同德則尚齒。道路同方則尚齒。師旅同義則尚齒。蓋懼夫人之無順也。貴賤殊列而志同。顯晦殊迹而心同。榮華殊時而道同。榮辱殊勢而趣同。蓋懼夫人之無弟也。夫無敬則悖悖德者凶。無讓則攘。七喻者瑕無順則孤。孤立者危。無弟則犯犯上者殆。昔者三代之盛王也。教人以敬於。是乎尊尊親親之節立焉。教人以讓於。是乎雍容揖讓之文著焉。教人以順於。是乎登降升受之儀周焉。教人以。於是乎飲食聚會之則行焉。醖酒在室昭其潔也。黃酒不誕昭其儉也。明水不致昭其信也。象管有章昭其度也。敬道興則勞者不先功矣。讓道興則爵者不驕貴矣。順道興則富者不恃有矣。弟道興則才者不挾能矣。達其敬於天下則民不漓。不亦大乎。達其讓于天下則民不爭。不亦遠乎。達其順于天下則民不偷。不亦親乎。達其弟于天下則民不慝。不亦重乎。故曰是錄之詳也。厚之道也。所以立教也。夫明同則昭昭同。則久聲同。則應應同。則和氣同。則感。

感同則求夫日月之相照不自用其明也山谷之相應不自用其聲也針石之相感不自用其氣也夫相會而不以善者非達士也為善而不克力者非通儒也則是錄之詳也祗勤梓人耳可不慎與可不慎與大行人尹子商衡楚才也與子二姪子同舉同朝寔倡茲舉索言于予予楚人也夫立敬以致大也植讓以致遠也篤順以致親也敦弟以立重也厚之道也所以立教也法得特書不固辭

贈范伯寧序

鄒守益

此篇以剛為天地之全德贈范子之剛公及覆規

戒意味真切非養之深者其孰能之

以剛字立意下貫以三才便見筆力

剛也者天地人之全德也天不剛不能以運地不剛不能以載人不剛不能以成位於中剛之時義大矣哉世之目剛者類以蕪介狷直僅得其一端而負氣好勝者亦托於剛以自命果若而言則行行之由愈於如愚之回而施舍升堂北宮入室矣故夫能闢能闔能寒能燠能榮能悴而

後為天地之剛。能屈能伸。能明能晦。能進能退。而後為君
子之剛。聖門嘗傳之矣。曰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則無過
不及者也。曰有道無道。而不變。則無或息者也。或過焉。或
不及焉。或息焉。皆以欲勝義。不能養浩然之氣者也。浩然
之氣。中正而純粹者。莫如乾。潛躍飛見。而以時措之。故可
以叱萊夷。可以比費人。而可以微服於宋。可以往千萬人
而。可以不憚褐寬博。可以不見諸侯。而可以三宿出晝。剛
為德也。其盛矣乎。聖學不明。往往以氣質所近。習俗所

尚。恬然安之。而不自覺。西漢之季。背公植黨。至於厥角稽
手。獻符命。而東漢之季。互相標榜。陷于桎梏。而方且以
不與為耻。蓋知剛者鮮矣。桂陽范伯寧。自南宮而來。以世
誼。教過予。論學察其志。以剛介自期。諤諤然有久風
其歸也。胡生孺。道微言。以贈述。剛德以贈之。伯寧俛焉。克
其志。以會其全也。希聖希天之階。其容有不可升乎。

其志必會其全也。蓋聖帝天之勅其意。豈不可哉。其
其志必會其全也。蓋聖帝天之勅其意。豈不可哉。其
其志必會其全也。蓋聖帝天之勅其意。豈不可哉。其
其志必會其全也。蓋聖帝天之勅其意。豈不可哉。其
其志必會其全也。蓋聖帝天之勅其意。豈不可哉。其
其志必會其全也。蓋聖帝天之勅其意。豈不可哉。其
其志必會其全也。蓋聖帝天之勅其意。豈不可哉。其
其志必會其全也。蓋聖帝天之勅其意。豈不可哉。其
其志必會其全也。蓋聖帝天之勅其意。豈不可哉。其
其志必會其全也。蓋聖帝天之勅其意。豈不可哉。其

明道語畧序

唐順之

此序模寫人心之妙。蔽於兩言。其徹易簡道理。精
明人莫能及。

道致一而已矣。學者何其多岐也。蓋聖人贊易模寫人心
之妙。與乾坤合體而蔽之。以兩言曰忠信曰敬。忠信者非
他也。吾心之無所欺焉者而已矣。敬者非他也。吾心之無
所肆焉者而已矣。此無所欺之心。即此無所肆之心。此無
所肆之心。即此無所欺之心。此無所欺無所肆之心。即渾

明倫彙編
一
然乾坤之心非二也。乾坤之心不可見而見之于復復之。
所以見乾坤之心也。學者默識其動而存之可矣。是以聖
人于乾則曰其動也直于坤則曰敬以直內。乾坤一于直
也。動本直也。內本直也。非直之而後直也。蓋其醞釀流行
無斷無續。乃吾心天機自然之妙。而非人力之可為其所
謂默識而存之者。則亦順其天機自然之妙。而不容纖毫
人力參乎其間也。是故湛然常寂而非靜也。盎然常感而
不藏于密而非內也。曲成萬物而非外也。不喜不

食而非助也。不睹不聞而非忘也。懲忿窒欲而未嘗損也。
改過遷善而未益也。是乾之所以為易而坤之所以為簡
也。如此則為敬以直內。如此則為
義。義不如如此則為義。義不如如此則為由仁義行。不如如此則為
行仁義。故曰道致一而已矣。學者何其多岐也。彼其所謂
從事于心者。蓋未嘗實有見乎天機流行自然之妙。而往
往欲以自私用智求之。故有欲息思慮以求此心之靜者。
矣。而不知思慮即心也。有欲絕去外物之誘而專求諸內

月
論
一
十

者矣。而不知離物無心也。有患此心之無著而每存一中字以着之者矣。不知心本無着中本無體也。若此者彼亦自以為求之于心者詳矣。而不知其弊乃至于別以一心操此一心。心心相猝。是以欲求寧靜而愈見其紛擾也。夫聖人論心之精莫如易之乾坤而善發易之蘊者莫如程先生之書。先生之書得于心而言之者也。故其言曰。為飛鳥與必有事焉。而弗正心之意同。今得活潑潑地。不會得只是弄精魂。又曰。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又

曰。以敬直內。便不直矣。然則彼之所謂從事于心者。其為敬以直內者耶。其為以敬直內者耶。其為非力以存之者耶。其為力以存之者耶。其為活潑潑地者耶。其為弄精魂者耶。武進尹撫州徐君子弼。自少有志于心學。蓋讀先生之書。而有會焉。而懼學者求于心者之差也。則取二程全書。採其要略。而刻之于邑中。以其出于明道者為多也。而題之曰。明道語畧。嗚呼。學者患不知求之于心。知求之于心矣。而其多岐。又如此。故夫擇之果不可以不精也。

雖亞聖大賢猶不敢輕也。而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何其
 遜避之至也。今則不然。不量其人之能與不能也。率然而
 授之為師。曰彼無不可為。不自量其身之能與不能也。傲
 然而當乎為師。曰吾無不可為。嗚呼。古之所靳而不以與
 有道而未隆有德而未純者。今不問其人而可以與者也。
 古亞聖大賢之所遜者。今人之所遜也。其亦可怪也。歟。或
明誦至此怪字始見先生之文之妙非後季之可及也
 者曰。今學校之師誠無難焉。勾稽廩食督促升散如是而
 已耳。其高者章句課文如是而已耳。夫使師之為師如是

始請怪字心齋不釋

而已也。則誰不可也。如曰不如是而已耳。則必修教化。其
 禮樂而後可以無愧。則有志之士居是官者能不畏且懼
 哉。又安得傲然而已乎。且夫不量其人而率然授之者。是
 謂失人不自量其身而傲然當之者。是謂失已。失人者則
 既失于人矣。不可以有補也。失已者則所失者已耳。可以
 勉而補也。說命曰。惟教學半古之人。于教未嘗不學。而其
 學未學不資乎教。此所謂可勉而補焉者也。嘉靖丁酉余
 始職司訓。李君子宜與會君調臨安教諭。于是諸生愛君

不恐其去也因相與求余文以贈余知君為忠實長者氣
溫而語確能自異乎時之為師者可謂有志之士也司訓
與教諭雖同為學官然司訓于官為二其勢不可以專則
其責無輕教諭于官為長而一學之事皆專則其責益以
重矣君固且傲然當之而已歟其亦畏且惧歟吁君其自
勉而務學以有補為可也曰如是而已耳如是而已耳則
余又奚說以贈君哉

一補字應得妙

李彭山春秋私考序

唐順之

荆川之文如布帛菽粟服之食之終身不厭非奈
力精到不能識此

春秋之難明也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聖人之心聖人之
心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愚夫愚婦之心春秋者儒者之
所累世而不能殫其說者也而曰求諸愚夫愚婦之心不
亦迂乎孔子嘗自言之矣吾之于人也誰毀誰譽斯民三
代所以直道而行者也春秋者聖人有是非而無所毀譽

之書也。直道之所是，春秋亦是之；直道之所非，春秋亦非。
春秋者，所以寄人人直道之心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
其文有非人人之所與知者乎？儒者則以為聖經不如是
之淺也，而往往謂之微辭，是以說之過詳，而其義益蔽。
夫春秋之為春秋，以誅亂討賊而已。予而嚴父，臣而敬君，
人人有不知其為是而弑君，父人人有不知其非者哉。
人人知其為是非，而或陷于私逆焉者，昔人所謂以意為
之者也。雖以其意陷于弑逆，而其直道而行之心固隱然

而在也。聖人早為之辨，醒其隱然而在心，以消其勃然
不動于邪之意，是以亂臣賊子懼焉，而能自還也。其使之
懼者，不逆之于勃然，而動者之不可忍而觸之于隱然而
在者，之不容息，是以能使之懼也。非書其弑以惧之之謂
也。其惧者，但覺其隱然而在者之忽露，而不覺其勃然而
而動者之暗消，是以懼也。非惧其書，而我不敢為之謂也。
故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之懼，心
斯民直道而行之心一也。斯人直道而行之心，亂臣賊子

之懼心一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所與知者乎。善說春秋者則不然。曰無義戰。人人可以知其為無義戰也。而奚問有鐘鼓無鐘鼓云爾也。曰某三王之罪人。某五伯之罪人。人人可以知其罪之在也。而奚問其功與過云爾也。曰亂臣賊子。人人知其為討亂賊也。而奚問其君之有以取之無以取之云爾也。以是說春秋。豈不簡約而易知也。可謂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者也。余為是說久矣。儒者皆牽于舊聞迂焉。而莫予信也。間以語彭山。

李君君欣然。是之。于是出其所著春秋私志。視余則公穀之義例。左氏之事實。諸家紛紛之說。一切摧破。而獨身處其地。以推見當時事情。而定其是非。雖其千載之上。不可億知。然以斯人直道而行之心。準之要無甚相遠者。余是以益自信。余之說有合于君也。君嘗師陽明先生。聞致知之說。為能信斯人直道之心。與聖人無毀譽之心。同其春秋大旨。亦多本之師說。故其所見直截如此。至于地理古今之沿革。姓名氏族之派。星曆之數。度祿郊嘗社禮樂之

兵賦織悉古今之所聚訟皆辨析毫釐務極該實昔人所稱經師莫之及也以非大義所關故不摘之序中蓋余嘗聞李愿中言羅仲素說春秋初未甚曉然及住羅浮後其說不知何如夫羅浮何與于春秋也豈不以此心空洞無物而後能好惡與人同好惡與人同而後能說春秋也歟若老矣方且隱雲門之邃厭文字之支離兀然洗心以遊于無物其所說春秋又當有進于是者余尚得而見之

贈勸兩城序畧

羅洪先

文意漸深汪洋真嘆學者不屬目細觀大義胡能

易曉

聖人之為教非以繩束也導其自適而已聖人之為刑非以迫蹙也禁其不自適而已導之不從始為之禁大抵約民于生全而休息之此官師所以設也聖人莫盛于堯舜尚書所記皆其重且大者五品不遜敷教在寬冠擻奸宄刑期于無故曰使自得之自得者自適之謂也此君所以

命臣也。至于伯益矢謨，則曰罔遠道于百姓之譽，罔拂百姓從己之欲，不拂其欲，故無怒，不干其譽，故無喜。民之自適，莫便于此。此臣所以望君也。當是時，明時治，水征苗放，罪非無所事事矣。而君臣之間，戒飭懇篤，不越于此。聖人之道，其不可見乎？雖然，使人無怒人之所易解也。至于無一足譽，則是無可喜之政矣。以聖人在位，緝績百年，明良都喻，無敢逸豫，顧不足以取悅于民，何哉？道固有然也。凡不足于己者，始欲借譽于人，譽言之至，必皆後已以徇之。

故上有安安之休，則下有渾渾之俗。內有幽玄之德，故外有恬淡之治。恭己無為者，不作好與惡，而民莫能名者，相忘于無言。聖人豈以簡靜自適哉？不敢遠是道焉耳。聖人不作教，與刑悖，遂利矜名，縱其已私，凡所誦說者，大抵張才美，競威明，炫飭雅度，與智慮者也。夫深文苛法，筭奸摘伏，而不避衮禮讓，勤文告于其士民，此四者皆世所謂吏治也。然朝而施一政焉，以就功，夕而下一令焉，以示信，使齊民頷頷然，靡衣衣捐軀命以從之，猶恐或後，今人情錙

銖不當則取平折傷。休者法抵罪。彼委積饋勞興壞。繕治而不節。則日破千金之產。不知凡幾。此揖讓而劫奪者也。鈞鉅傳致。鉗歛歛朴死者。相踵上。若不聞而下。不以告也。此持牘而代刃者也。巧賊隱蠹。緣絕文書。窺伺好尚。以施其淫毒。已惠奸矣。又從而搏執之。以為聰察。此又何異于設筭誘之入而利其負也。聞者顧曰。是何踔絕也。無人者也。嗚呼。彼暇計民之自適。何如哉。

知己贈言序

徐階

此文恬淡中有至味。溫雅中有峻拔。諷誦久而意思愈新。誠百世不朽之文也。

贈言古也。言以知己名。又言之善者也。善言以為贈。贈之厚者也。厚以為贈。相知者之所願也。雖然。人豈易相知哉。迹踈則不及。知道殊則不與。知志異則不能知矣。迹其粗也。道與志其精也。迹踈而不知者衆矣。淳于髡與孟子同仕于齊。其迹不可謂不親。而猶有先後名實之疑。是其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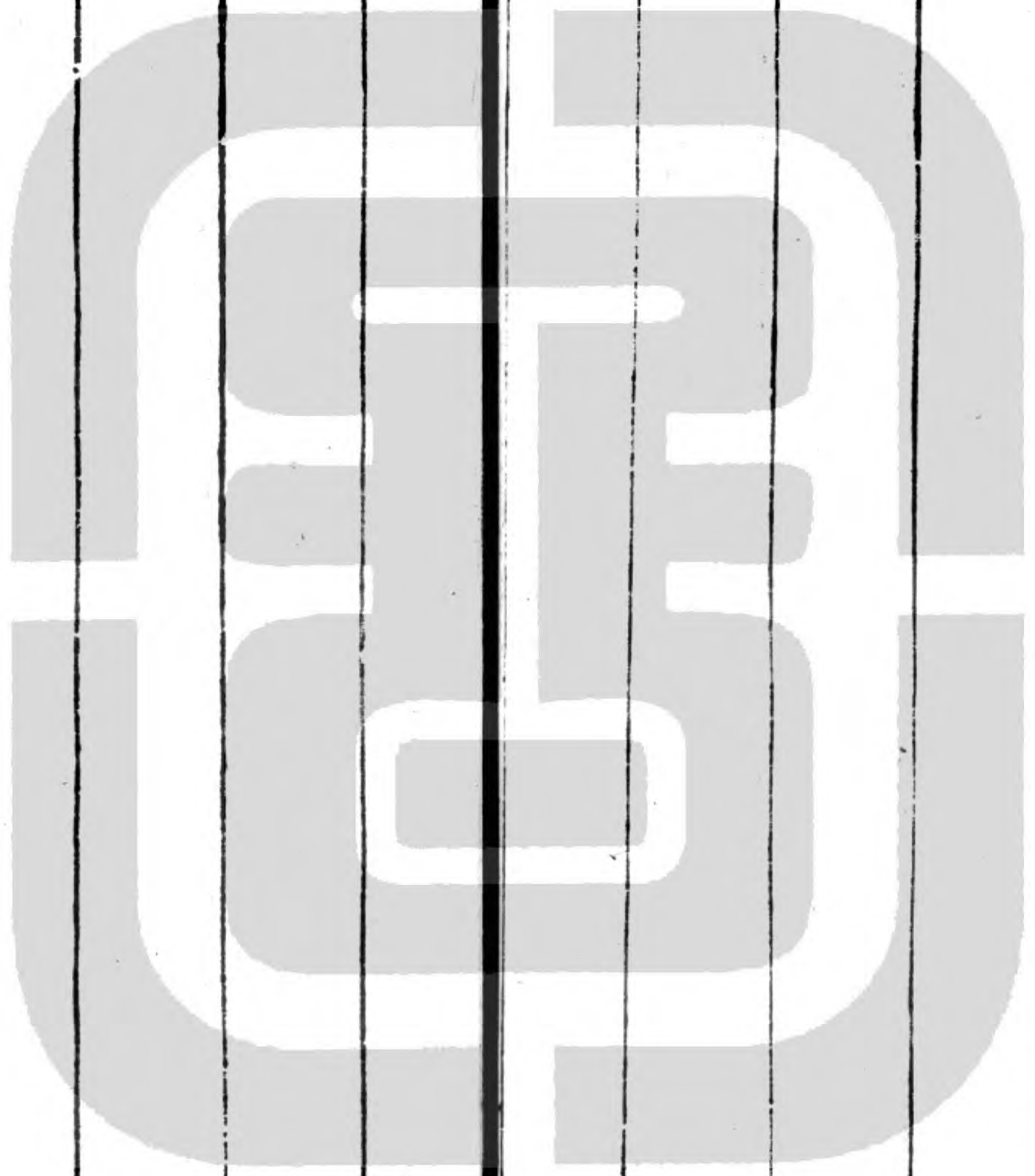
殊也。用求師事孔子，其道不可謂不同，而猶有為衛君之問，是其志異也。故君子之相與處也，必有道同志合而後迹不能拘孔子之於程子，無一朝之分，而傾蓋如素知其於文王相去五百餘歲，而一鼓琴之間，即有以得其人焉。非其道與志有所默契然哉！世教既衰，士相與遊，雖或號為同志，而主之以不信，則外若相知，而中實離持之以不固，則始雖相知，而終必戾。至迹踈道殊，益有不足言者矣。太史毅齋孫先生與邑士吳君國用、桑君朝輔，幼相交好。

迄今三十年，先生既已奉進士官翰林，名滿天下，而二君猶困場屋，其時異勢殊，而意氣不替。往昔某每造先生，二君者未嘗不在其言論風旨，不見其不相入也。蓋其迹親道合而志同固已久矣。加靖乙酉冬，先生當服闋，人咸謂先生恬靜冲素，將不樂北行。某曰：先生非不欲仕，特惡無其時耳。昔在正德，群小用事，先生引疾歸者數年。今旣非其時，當不忍據舍。天下間以問二君，二君曰：然。明年丙戌三月望日，果以行告于朋友。某非能知先生，幸吾言之適。

有合也垂別二君各賦詩為贈而其序諸首其有和者附

諸卷中

103



宋陸贄本末而立大中者也及今二十餘年矣化險為夷
脫繁趨簡駸駸乎同歸而殊塗一慮而百致也間嘗誦讀
其所為詩書序志辯論等作舛裁雖殊而本諸道則一雖
油然之光蒼然之色璆然之聲未暇窺測而平實閎深縝
密疏明本統而翊聖言則自秦漢以來竭力以繼孟氏
之志而述其事者未容輕以取舍也故竊謂東石學道者
也非務為文者也而其所論著者乃如此亦無有所感發
而不容已耶悲夫私其學日新月盛天地之心古人之

情將不可得而見治孔氏之說者夫誰若是劫也獨東石
乎哉世之學者如或執其私安其故勦焉以時俗所尚自
悅則已矣如欲探六經語孟之淵懿達於天地自然之全
文於以一道術而昌德業則斯文也非所謂行遠登高必
有自焉者耶東石子壻金谿邑庠黃文龍次其續稿而梓
傳之請序於予予無似姑道其梗槩如此雖然孔子曰文
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孔子於此而况吾徒哉然則東石之
本大聖也不若有所遜避於文固將惟日不足以終其身以請乎其極焉耳是

送五山之宮廣右序

田汝成

是文也始之以自處之道繼之以邊境之情終之
以規戒之義委曲雄談核白有實聽之令人忘倦
矣

予嘗涉南海跋夜即翱翔桂林陸沉炎裔訪古撫今跡山
川之源委覽形勝之周防諷夷索之情偽決戎務之緩急
喟然嘆曰嗟乎茲非終身受用之區哉吾雖病訥乃今談
追事纏纏乎若倒囊而出物也夫人患無遠遊之志而抱

貪得之私爾苟才欲顯于艱難志恒其于淡薄則在彼猶

廣右邊方 肩頭先 叙也 等

在此也而何鄙于邊方哉五山陳子傑才也自閩臬遷粵

藩參議以予新自粵藩來日以粵事為問予先談其難則

陳子慨然深思也既談其易則陳子欣然若有釋也終而

予縱橫其難易則陳子毫然復疑而予則與之引酒擊節

已上三種如先藏物囊中預備到囊而出之

運箸而書之曰無難也無易也如此而難如此而易耳則

陳子翩翩然喜溢眉廣身欲留而神欲往者屢矣予因以

識陳子之往有為也夫廣西外捍交趾內屏湖襄為南維

重圻然半荒服也治異中州故夷酋難駕兵事難綜弊吏

難轄軍官士官姻聯瓜葛為之嚮導探我底裏則跋扈以

嚇我投間納賄則役我如奴况刑賞罰久淆疑憤世積即

有約束抗閣不行故曰夷酋難駕也一解雅篔諸蠻踞山伏穴

喜則人怒則獸縱而惡法難而易欺託寄豪右之家為之

蔭蓋齟齬其間不使一控公門陳情白事得利則掩慝埋

奸千方居解不得利則宣露宿惡傳以醜詞震驚官府徂

我不察輕舉損威釀成酷禍迨乎臨陣決策呼吸存亡百

慮攻衝頭鬚為白故曰兵事難縱也嶺徼守令半出遷謫

之科非老則玷包含愠憤以齟齬其民職業不修而怨上

官之覺察容之則廢法稽之則反唇機宜所闕往往漏洩

敗我所圖故曰弊吏難轄也三解雖然是鳥足以動豪傑之襟

懷哉吾能秉蕪以飭法守信以布令推仁以亂下好問以

矚遠則難駕者龍矣吾能章示好惡離其陰蓋赤心所加

陰谷畢達刑必懲于首惡兵不蔓于非辜好謀于先事而

決策于臨時不得已而用之非萬全不發則難綜者理矣

三轉

吾能端儀立準齊威以臨之寬而不隨明而不誅則難轄

者服矣夫丈夫生而柔弧蓬矢以射四方所以明有事也

廣西雖遠險寧不愈于匈奴哉班超沒筆而興馳志陰山

之北遠遊固豪傑之所欣躍也昔者予友陳弱宇官嶺

右其友驕無狀者賊之曰此亦善地可寬居之弱室曰是

雖謔浪可以規我遂名其居曰亦善堂而予在嶺右時弱

室復誦其事于予予亦名其堂曰亦善而為之說曰亦善

者苟美之義也孔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終於苟美而已

月齋論宗

卷四

矣。夫人貪得之心。生于不足者。喪德之媒。而亡家之本也。人能以亦善存心。則粗糲苟充。不必膏粱也。布帛苟煖。不必文繡也。爵祿苟安。不必奔競也。故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由前談之。足以恢遠遊之志。由後談之。足以弭貪得之私。然則廣西雖遠險固。非終身受用之區哉。陳子嘗以御史巡察江防。盜徒為亂。勒兵勦之一叱而潰。乃今按察閩會。操潔秉公。綜理周密。門無私謁。囊無長貲。信其才已試于艱難。而志雅甘于淡薄者。自茲往也。李將益深而名益顯矣。于是同官劉子輩。嘆曰善哉。田子之談邊也。核而有徵。聽之令人忘倦矣。請緝予言以授陳子。曰携以往。試其言果有合乎他日。幸書以報我也。

試于艱難而志雅甘于淡薄者自茲往也李將益深而名

益顯矣于是同官劉子輩嘆曰善哉田子之談邊也核而

有徵聽之令人忘倦矣請緝予言以授陳子曰携以往試

其言果有合乎他日幸書以報我也

其言果自合乎此日幸甚以辨其也

百煥觀之令人忘耕矣語雖言以對耕子曰耕必於地
益顯矣干吳同官故于筆與曰言耕之文若此也

賀耕隱敖君六十壽序

張容

以耕論學以子壽父此正論也意新氣暢轉換有
法此宏詞也以宏詞而敷揚正論可謂兼美之文
坪溪在邑南三十里有敖氏者世居之厥山岸義厥水清
冽鍾而為之多剛介尚氣即君子以為地之靈招之也有
名文中者以豪俠自任一旦聞山泉子之風翻然悔悟忘
年而請受業于門山泉子嘉其志亦盡其道以教焉逾年
果有所得山泉子固辭之猶依依不忍去必期底于大成

君子謂教氏將興是故俾文中之克肖也今年九月九日

尊甫耕隱君介六十之壽文中乃請曰願得夫子之言為

嚴君壽山泉子曰予惡能壽汝父哉壽汝父曰是在子之

身矣文中瞿然曰敢問何謂也山泉子曰汝知汝父耕隱

有率識者不能也

之說乎曰奚為而不知也曰汝父之耕也必擇田之良者

而後耕之乎曰然必播種乎曰然必有錙基而後可耕乎

曰然必去稂莠螟蟲而後苗可盛乎曰然必加灌溉之力

而後苗可實乎曰然必待秋成之候而後刈乎曰然曰汝

然知之直矣是可以壽汝父矣曰意者以家君之耕也筋

力勞而神氣固可以壽乎以家君之隱也名利捐而天真

完可以壽乎曰是則汝父之自壽也而非汝之壽之也汝

之壽之也亦惟若汝父之耕而已矣曰若是則弟子之惑

滋甚願夫子明以告我曰居吾語汝夫聖賢者良田也仁

義忠信者穀種也經書者錙基也物欲者稂莠螟蟲也存

養省察者澆漑之力也美大聖神者秋成之候也吾子于

此而圖之必擇夫良田毋舍人之田而芸人之田也必慎

布其穀種母慕萬稗之易熟參之也必利其錙基母徒待
其時之至也必勇決以去其稂莠螟蟲母留戀而弗舍也
必時加灌溉之力母怠惰自安不昏作勞也必優游以俟
秋成之候母揠而助之長也由是則苗而秀秀而實穰滿
家而用之弗窮矣由是貢于天庖和羹惟需也薦于郊廟
黍稷惟馨也布于蒼生天下可以無饑也吾子勉之己之
道行則父之道行矣己之澤溥則父之澤溥矣己為
聖賢則父為聖賢之父矣其尊顯為何如哉是則壽之大
者予故曰壽汝父者是在子之身也不然予弗知之矣

原類

原文

宋濂

文原一篇言知四嶽八冥九蠹之累此文之所以
妙也先生之文駕秦而軼唐宋非深得文原之旨
者孰能之乎

為文必在養氣氣與天地同苟能克之則可配序三靈管
攝萬彙不然則一介之小夫耳君子所以攻內不攻外圖
大不圖小也力可以舉鼎人之所難也而烏獲能之君子

不之貴者以其局乎小也。智可以搏虎人之所難也。而馮婦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驚乎外也。氣得其養無所不周。無所不極也。攬而為文。無所不參。無所不包也。九天之屬其高不可窺。八柱之列其厚不可測。吾文之量得之。煨原文之妙一解。燬二解。臯淵運行不息。基地萬熒。纏以弗紊。吾文之焔得之。崑三解。崑。玄圃之崇。清層城九重之嚴。邃吾文之峻得之。南桂北四解。瀚東。羸西。溟沓渺而無際。涵負而不竭。魚龍生焉。波濤興焉。吾文之深得之。雷霆鼓舞之風雲。翁張之雨露潤澤之。

又於恍惚曾莫窮其端倪。吾文之變化得之。上下之間。自五解。危自形羽而飛。足而奔。潛而泳。植而茂。若洪或織。若高若卑。不可以數計。吾文之隨物賦形得之。嗚呼斯文也。聖人

得之則傳之。萬世為經。賢者得之則效。諸四海而準輔相。天地而不過。昭明日月而不忒。調燮四時而無愆。此豈非文之至者乎。天道湮微。文氣日削。驚乎外而不攻其內。局乎小而不圖其大。此無他四瑕八冥九蠹。有以累之也。何謂四瑕。雅鄭不分之謂荒。本末不比之謂斷。筋骸不束之

謂緩旨趣不超之謂。凡是四者賊文之形也。何謂八。冥許者將以賊。夫誠隨者將以蝕。夫圓庸者將以溷。夫奇瘠者將以勝。夫腴穉者將以亂。夫精碎者將以害。夫完陋者將以革。夫博昧者將以損。夫明是八者傷文之骨髓也。何謂九。蠹滑其真。散其神。燥其氛。徇其私。滅其知。麗其弊。違其天。昧其幾。爽其真是九者死文之心也。有一於此則心受死。而文喪矣。春葩秋卉之爭麗也。鳴鷄林而蛩吟砌也。水湧蹄涔而火燭螢尾也。衣被土偶而不能視聽也。蟻蒙死

轉應佳妙

生於甕。盜不知四海之大。六合之廣也。斯皆不知養氣之故也。嗚呼。人能養氣則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當與天地同功也。與天地同功而其智奪歸之一芥。小夫不亦可悲哉。

此段文字有模糊不清之處，似有殘缺或重疊。

悲姑

世同也。世與天世同也。而其皆奪職之。一於小夫不衣。何
如。山。而。平。人。湖。黃。康。則。前。形。而。文。曰。康。盈。而。出。此。當。與。天
主。外。事。不。成。四。載。之。大。六。合。之。與。世。俱。皆。不。味。養。康。之

原諫

王禘

此篇得蘇子諫論大旨。而其間叙事整飭。造詞輕
新。立意精嚴。又有過於蘇者。豈惟不襲蘇之故轍
也耶

人君之職。莫急於納諫。人臣之職。莫先於進諫。納諫難矣。
而進諫為尤難。進諫之道有二。曰諷諫。曰直諫。諷諫固難。
而直諫又難也。是故引義託物。從容開譬。不動聲色。而其
說已行。悟主意于片言。置君德于無過者。諷諫之謂也。危

言切論銜鯁骨批逆鱗正色而不阿犯顏而不忘必究其
說乃已。雖殺身而不顧者直諫之謂也。禮上諷諫而下直
諫。豈不以謂諷諫以悟主將君臣兩全其美名。直諫以匡
君則君或至于遂非。臣或至于蹈禍。是君蒙拒諫之惡而
臣獲盡忠之害也。故曰人君之納諫為難而人臣之進諫
尤難。進諫之道諷諫固難而直諫又難也。雖然為人臣而
事明君諷諫直諫蓋無施不可不足以為難也。苟事暗主
而用直諫則禍鮮不及其身而况於諷諫其將若之何。於
是二者之諫均為難矣。嗚呼唐虞三代遠矣近而論之漢
唐之世號能納諫者莫文帝太宗為盛矣。文帝寬仁盡下
羣臣雖切諫常假借納用之。若馮唐之論頗牧張釋之之
論齋夫所謂諷諫也。及賈誼論時事則流涕痛哭袁盎引
卻慎夫人坐指人筵為說所謂直諫也。而文帝皆容受之。
太宗英明能斷從諫如流導臣下而使之言如魏徵之言
昭陵王珪之論廬江所謂諷諫也。及魏徵疏十漸極陳時
政得失祖孝孫謂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所謂直諫也。而

太宗靡不優納焉。是則以直諫諷諫施之明君固無乎不
可也。若夫蕭望之張猛京房言石顯于元帝王章言王鳳
于成帝王嘉鄭崇言董賢于哀帝李膺陳蕃范滂之徒言
闕宦于靈帝長孫無忌褚遂良上官儀言武氏于高宗張
柬之輩言韋氏于中宗孟昭圖言田令孜于僖宗然皆不
免于殺身是事暗君固無事于諷諫而因直諫以蹈禍亦
理之所必至矣。嗚呼知無不諫而諫之以直者人臣之分
也。傷于直而蹈禍不測使其君蒙拒諫之惡而己獲盡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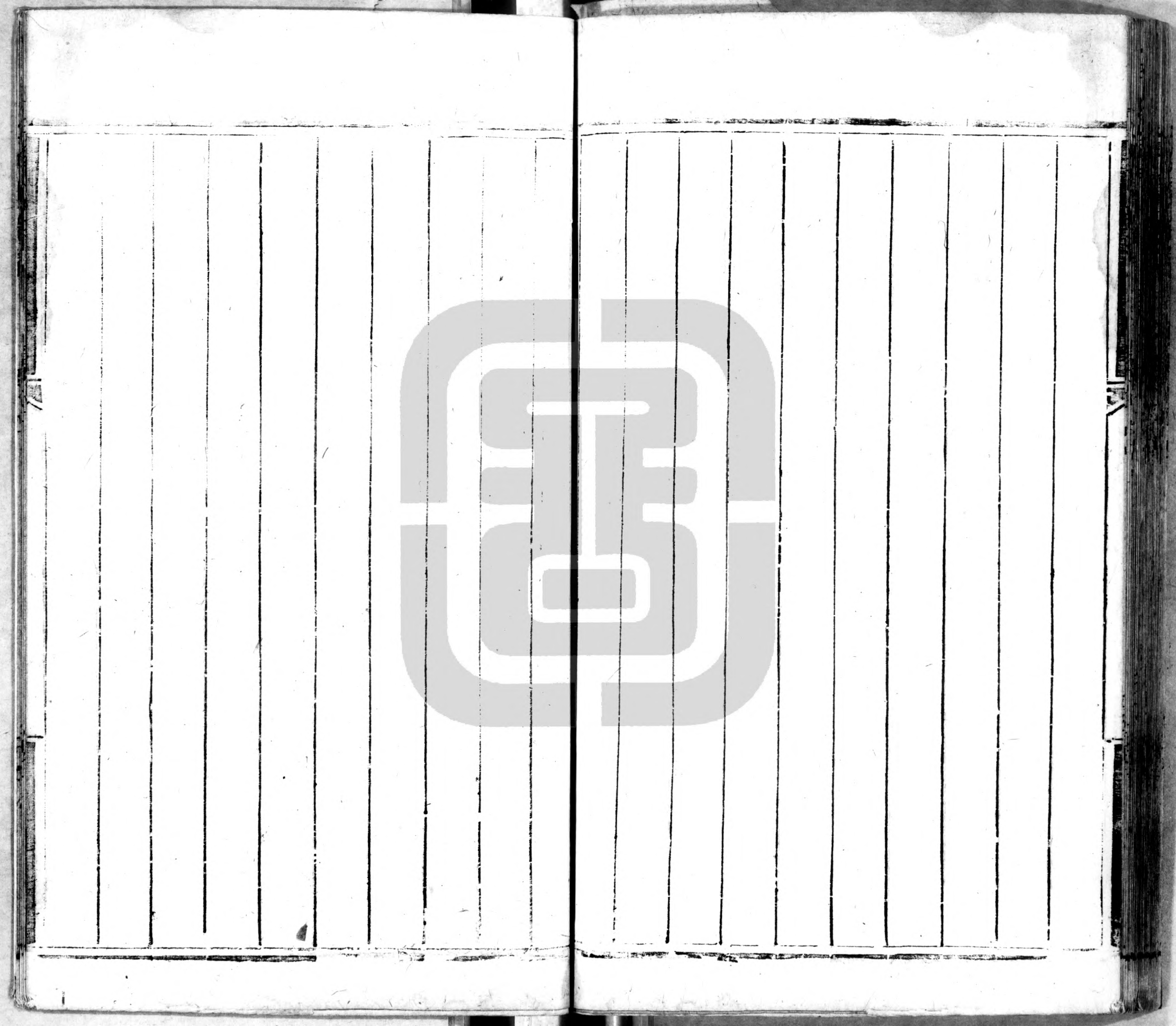
之害者非人臣之得已也。自古無道之君其過行非一端
也。而莫大于拒諫言而殺諫臣。拒一諫言殺一諫臣其事
若未害也。而家國之敗亡輒不旋踵。始如燭照而龜卜不
亦深可戒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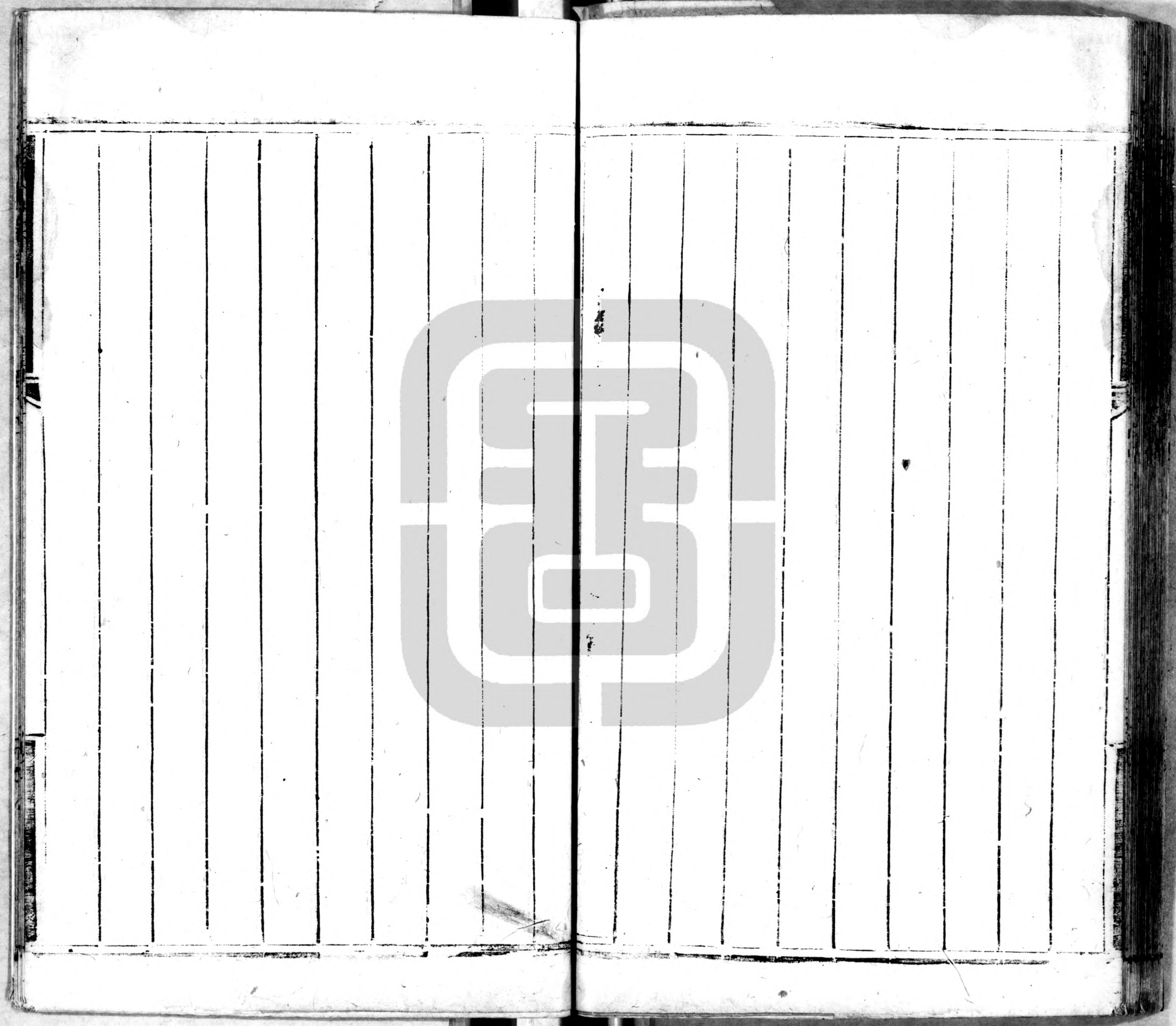
明倫彙編 原 四

五

亦深河决浩

亦未害也。而家園之規。士紳不識。而故咬。圖然而龜。一不
也。而莫大乎。詐。肅言。而絲。肅言。或一。肅言。絲一。肅。曰其。事
入。言。皆。非。人。曰。之。事。也。自。古。無。事。入。言。其。辭。行。與。一。辭。





原壽

唐龍

壽原戒人襲利慕名趨勢以得壽歸之於愚反覆
照應有法竒妙竒妙

壽有幾曰有稟壽有祿壽有際壽有貞壽有盜壽有引壽
精氣純固寒暑弗能襲焉是謂稟壽抱朴守素嗜慾弗滑
焉以無毀其初是謂祿壽逢時熙太無兵革菑荒以闕天
年是謂際壽執天之樞握人之紀以踐其形而壽天下施
于來世是謂貞壽齒髮歸然而德之弗逮是謂盜壽脩身

行而降年不永其道壽矣。是謂引壽。引壽則陋巷之顏
是已盜壽。則夷俟之壤是已。貞壽之義大矣。際壽以言乎
時也。葆壽以言乎人也。稟壽以言乎天也。曰壽之術果孰
從而得之。曰古也以智得壽。今也以愚得壽。曰奚為其異
也。曰壽之大害有三。而酗酒冒色不與焉。一曰利。二曰勢
三曰名。二物之剥其生也。世所共聞也。三害之剥其生也
無以異也。而世恬然莫之閔也。古之人知身之重于天下
也不忍以其所輕害其所重。故曰以智得壽。後之人以其

此意甚佳

三事發得最佳

殉于物也。度長絜短。筭無遺策。而聞于從事者。見斥為愚
矣。故曰以愚得壽。印崗羅公鳳聞而笑曰。子之言壽也。其
有徵夫。自吾之寓于金陵也。獲閱五方之士。有類屠者。有
博洽者。有通敏者。而紛然不免于三害。若牽黃臂蒼蒼以獵
原野禽。未獲而車相繼蹄矣。吾觀于愚逸。顧公年登大耋
而備百順也。其幾矣乎。翁起家千金。均之兄弟。而濟及族
媼。則闇于利矣。子姓登第受封秩。即勅斷家事。不溷鄉里
則闇于勢矣。教其子東橋居士。隣以忠許國。嘗逆權貴為

遷客至于今三十餘年矣而淹外僚則聞于名矣茲非所
謂以愚得壽者耶守益肅然曰幾矣翁沐浴熙朝受敦龐
之氣而式克以愚自逸也其諸有三壽焉東橋公行修而
望日隆行且擴于有政以愚逸之方壽天下則翁之壽將
求求有聞夫是之謂廣壽

原譽

黃瑄

原譽闔闢轉換有法意思句語甚精豈非作論之
宗乎

人可譽乎曰誰毀誰譽孔子有是言也譽之失實于褒人
猶夫毀之失直于詆人也人之不可譽猶夫人之不可毀
也毀譽均之不可亦既暴于孔子矣曰孔子之云謂夫我
之加諸人者也其不可固也吾能審吾能權度慎吾許斯
可免矣若人以譽加我如孟子所謂不虞者我固不得而

與也則何居曰視吾所以承之者何也先之失其道則固
 為之害承之得其道則適以為吾之助焉耳是故已未善
 是而人曰仁且義也舜之徒也已未能是而人曰彼才且
 藝也周公之徒也是所謂譽也吾能及而曰吾善未舜者
 也彼曷云爾也吾未能周公若也彼曷云爾也則食寢以
 愧徬徨以求必欲直造其地然後已是不亦為吾之助矣
 乎若人以虛褒我以虛應人曰彼舜也從而和之曰吾真
 舜也人曰彼周公也從而和之曰吾真周公也始之以自

一開

矜終之以自怠則將日淪汙下而已是不亦為之害矣乎

然則譽一也承之以愧而求則為吾助承之以矜而怠則

已上闕山問論之佳法。應止

為吾害是二者之機固我也而豈人乎哉故曰視所以承

之者何如也古之人若為恭之問陳亢之譽子貢也而子

貢未嘗曰吾真賢于仲尼也天階之喻蓋深嘆其不及而

轉又深一層尤妙

思欲及焉古之人其善承人之譽也如此今之人自足之

念多而自矜之心勝是故一善之脩一藝之能沾沾乎惟

恐人之不吾知不吾譽也得其譽則欣然喜侈然大惟恐

譽者之不流和聲者之不博也噫譽若予之所病也有不
虞而至焉者必求所以稱之而今之人顧快志乎此其不
古者而胥為小人之歸也則宜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去
吾之矜克吾之耻不以人之妄譽為表飾而以吾之自礪
為準規則古之人可幾而及矣

